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## 第一〇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陳麗卿單槍刺雙虎

卻說宋江自蒙陰敗回，中途聞董平陣亡之信，便欲攻取曹州。吳用勸回山寨，養息幾時，再圖報仇。宋江只得依了，同眾頭領快快回山。林冲自往濮州去了。宋江等歸到山寨，方知攻殺董平之將，實係金成英，宋江、吳用皆大怒。時張魁傷已愈，在座，聞知此事，亦大怒道：「不料這廝如此昧良。」吳用猛然記起那日在曹州南門外，與張魁論朋友之事，便對張魁道：「成英那廝且休論他，你那日說有貴友真大義，你說要寫信去致他來聚義，此信去否？」張魁道：「未奉公明哥哥將令，是以不曾發信。」吳用道：「張兄弟怎地這般大意，萬一真貴友也被那班官府羅致了去，也來與俺山寨作對，怎好？」張魁道：「這友情性質直，不似那成英交情反覆，軍師可以放心，小弟就寫信去叫他。」不數日，聞知郭盛、焦挺二位頭領均在濟南府被害，宋江失聲慟哭，恨陳希真、金成英□分刺骨。眾頭領無不忿怒。不上一月，戴宗自東京回來，方知天子竟准陳希真受招安，蔡京托童貫諫阻不得。據蔡京說，還虧童貫善辭，所以天子不加□分褻封。宋江、吳用驚得面如土色，面面相覷半晌。戴宗又道：「蔡京又說，總為郭盛一案，提動天怒，所以我們這邊□分觸眼，轉顯得陳希真那邊□分湊趣。」宋江聽了，登時手足冰冷，兩眼上插，暈厥了去。眾人急忙喚醒。宋江一口氣歎轉來，又是半晌，看著吳用道：「陳希真這賊道，遣其女兒刺殺天使，絕我受招安之路，他自己倒先去受招安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且去房內將息。」吩咐眾人休要進來驚擾，自己隨宋江進了房中。宋江道：「這便怎好？陳希真同雲天彪聯合攻我，吾無命矣。」吳用道：「小弟倒有一計。」宋江驚喜道：「何計？」吳用道：「再托蔡京攬掇授趙頭兒叫陳希真進京引見，中途刺殺了他，重重許他還梁世杰的心願。」宋江道：「濟得甚事！陳希真不比等閒，蔡京手下有甚能乾人，如何刺得殺他？你不記得那年托蔡京謀刺楊騰蛟的事，兀自一場空。」吳用道：「就教他照那年楊騰蛟的事，傷的是蔡京手下人，與我無涉。陳希真若闖出這場禍來，終受不得招安了。」宋江道：「終不濟事。希真不受招安，難道他歸不得猿臂寨？他仍舊暗聯雲天彪來攻我，我仍不得解憂。」吳用附著宋江耳朵道：「兄長何須心焦，只消通同了蔡京，如此如此，管取這賊道性命到手。」宋江大喜道：「軍師真是妙計。這賊道無故心神反覆，要受招安，想是他大命將到也。軍師既有如此妙計，我無慮矣，且緩緩圖之。」便與吳用出廳，同盧俊義重複操演人馬，整頓旗甲。

那清真山已被雲天彪攻過兩次，宋江那裡還敢去救。第二次實在免不過意，差楊雄、石秀領二千人馬到統雲山住紮，分明是羈留馬元之心。幸喜雲天彪兵又退了，楊雄、石秀亦收兵而回。宋江、吳用在梁山泊足足休養了四個月，依然人強馬壯，驍勇非常。一日，宋江在忠義堂與眾頭領商議興兵之策。宋江開言道：「清真山必為雲天彪所得，去年軍師議取蒙陰，以為呼應救援之地，奈被陳希真這廝攪壞了局。今我兵休養已久，我意仍欲襲取蒙陰，軍師以為何如？」吳用道：「欲救清真，自然必取蒙陰。但召村最為負固，我得蒙陰，而臥榻之下有此阻梗，終非良策。」宋江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設計先並了召忻？」吳用道：「且慢。我兵屢過汶河，小弟看那汶河上萊蕪城，樓堞□分殘缺。我等屢過他境上，從不去滋擾他，況近來我自蒙陰失利而歸，他必不疑我復興。據小弟之意，此番興兵，不如先襲取了萊蕪，再定行止。」宋江稱是。當日計議已定，便點魯達、武松、楊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張橫、歐鵬、鄧飛八員頭領，四千人馬，宋江、吳用親自督領，一同向萊蕪進發。一路浩浩蕩蕩，竟無阻礙，渡河登岸，事事順利。

不數日，將到萊蕪縣，離城一百二□里下寨。時值仲春之抄，宋江未下寨時，早已濛濛細雨，鎮日不止；及至安寨，雨勢漸大，接連三日，宋江營帳器械，糧米柴草，都淋漓透濕。宋江心焦，與吳用著了雨衣出營觀看，只見四面山頭雲嵐密罩，無數垂楊綠竹顛倒於煙雨之中。宋江道：「看這雨勢，兀自□日不得了，如何是好？」吳用看那山頭飛瀑，穿落重林，新漲橫流，猛然心生一計，便回營，教探子冒雨前去，往探萊蕪城水竇開否。到了次日，探子回報，稱：「新漲水大，各城門水竇齊開。」吳用便請宋江傳令，拔寨冒雨前進。行了一日，去萊蕪城只得三□里，前面探報城內已知了風聲，城門已開。吳用道：「我們屯兵三日，自然吃他得知。我們只顧進兵。」便派李俊、張橫帶領水軍六百名，從水竇入城；派楊雄、石秀帶領一千二百名人馬，馬蹄、人腳俱裹了草鞋，飛速前去攻城。

萊蕪城上軍士見賊兵到來，當心抵禦，灰瓶遇雨全無用處，只得把那滾石流矢，順著驟雨之勢，飛蝗也似下來。不提防李俊、張橫六百名水軍已由水竇殺入。李俊引水軍四百名，由馬道登城；張橫領水軍二百名，斬開城門。楊雄、石秀見了，便催軍馬速進。大雨之中，城上軍士都濯得眼不能開，頭不能仰。怎當得李俊、張橫一千水軍，水底習慣，眼明手快，霎時間，殺得城上紛亂，城門大開，梁山兵一齊擁入，縣城頓破。宋江、吳用都進了城，將文武官員一齊殺盡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盤查倉庫。宋江頃刻得了一縣，喜不自勝，便與吳用在縣衙安息。

次日就在縣堂上擺設慶賀筵席，犒賞嘍囉。看那雨勢更大，宋江便有得隴望蜀之意，對吳用道：「軍師真是神算。今番而尚未止，想是天意傷我，我們兵馬並未勞頓，新泰縣與此毗鄰，過此即是蒙陰，我想何不就用此法去攻新泰。」吳用道：「也可使得。」慶賞已畢，又是一日，宋江命楊雄、石秀領二千人馬鎮守萊蕪，一面差人到山寨，教盧俊義添派兵將前來，以備攻襲蒙陰之用。

宋江、吳用、魯達、武松、李俊、張橫、歐鵬、鄧飛帶領二千人馬起程。只見雨勢漸小，到得新泰，雨已住點。只見濕雲如幕，狂風怒號，擺得千林空翠飛舞。吳用教李俊、張橫、歐鵬、鄧飛照依萊蕪之事，前去攻城，這裡魯達、武松協同鎮守中營。不移時，只見李俊、張橫轉來道：「不濟事了。」宋江急問何故，李俊道：「萊蕪城破，新泰已得信息，現已緊閉各門，就是水竇也有準備，不能混入，請令定奪。」宋江躊躇無計。吳用道：「無害也。合新泰一城兵力也看得見，沒有內應也攻得破。即使攻不破，我等收兵而回，萊蕪依然無恙。此時進退之權在我，我何患而不攻。」便傳令攻城。城上把守嚴密，接連攻了三日，不能取勝，宋江這邊也損新些人馬。

宋江同吳用商議進退之策。只見天色晴霽，風勢愈大，吳用道：「有了。近日積雨新霽，那廝必不疑我用火攻，我倒想得一火攻之法。」便傳令軍匠立時削齊粗竹箭一萬枝，箭上都塗了松香、桐油、硫黃、礬石之類，擺齊神臂弓百餘架。一聲令下，軍士吶喊，那一萬枝油箭，登時將敵樓射得同刺鼠兒一般，隨後火箭亦到。鄭守城軍士情知火攻，傳取水龍不及，狂風之中，火勢怒髮，整時那所城樓已變了一座火燄山。吳同見城上已亂，便傳令雲梯兵飛上。□餘架雲梯一哄而上，登時梁山兵已滿在城牆上，殺散官兵，下城奪門，文武各官均被刺死，殺壞兵民不計其數。城門大開，宋江、吳用統領全軍進城，照依萊蕪章程辦理。

宋江連得二城，歡喜非常，便對吳用道：「一不做二不休，此城即交與歐鵬、鄧飛鎮守，我等大軍再攻蒙陰。」吳用道：「且慢，我們且把萊蕪、新泰兩處腳跟立定了再商。況且山寨新派兵將，計日可到，那時再取蒙陰未為晚也。」宋江依允了，義道：「若兼有三城，聯絡呼應，不特雲天彪不能攻取清真，即我聯接清真，剪除雲天彪，亦易為力矣。」遂大開慶賀筵席，開懷暢飲。又與吳用閱視兩縣城池燉煌，商議修繕。這信早已惱動了召村英雄。召忻便差人飛報蒙陰縣內，趕緊準備；一面教高梁致書陳麗卿借兵；一面點齊鄉勇，選好軍器，個個摩拳擦掌，等待梁山賊兵到來廝殺。

那宋江在新泰縣，不數日，接得張清、龔旺、丁得孫八千人馬，並有李逵同來。宋江大喜。便對李逵笑道：「鐵牛傷痕全愈了？」李逵答道：「鐵牛真悔他娘的鳥氣！我好久不殺人，連斧頭都氣悶殺了。」吳用笑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放你一個殺人的處去。」李逵大喜。吳用便派魯達、武松、李逵，帶領三千步兵，去劫召家村，吩咐道：「他出來便盡力殺他，切不可殺進去，恐中其計。待我破了蒙陰縣城，再來接應你們。」三人領令前去。宋江留歐鵬、鄧飛領二千兵鎮守新泰，自己同吳用、張清、李俊、張橫、龔旺、丁得孫，帶五千人馬，去攻蒙陰。

那魯達、武松、李逵已到了召家村。方到村口，召忻、高梁早已佈陣等待，梁山兵都吃一驚。召忻、高梁不待梁山佈陣，兩馬

一齊驟衝過來。天色清明，綠蕪芳草，放出一片好戰場。魯達提禪杖大吼出來，召忻、高梁雙馬敵住。魯達一枝禪杖龍盤蛇舞，召忻、高梁兩般兵器一片爛銀赤金之光，四圍繞住。戰到七□餘合，不分勝負，高梁回馬而走。魯達只顧酣戰，忘卻飛刀利害。武松急上前大叫道：「魯見精細……」語未絕，飛刀已到咽喉。魯達急問，飛刀便從武松左臂擦過，膚皮破損。武松大怒，便輪戒刀直取召忻。召忻一面銳敵住禪杖、戒刀。高梁大怒，便覷准武松咽喉，一飛刀過去，喝一聲：「著！」武松急閃不迭，刀鋒颯的從頸上刮過。那李逵口渴已極，飛奔過來，巧與這飛刀撞著，赤膊身上手腕割開。李逵呵呀一聲，大怒起來，兩板斧著地卷上。召忻知不是頭，虛幌一鏢，回馬而走。

李逵不得廝殺，那裡肯歇，狠命追上。魯武二人都喘著氣廝看，只見李逵大吼奔上，那召村陣上一聲鳴金，那班鄉勇都雲收霧卷的退了，露出那一帶壇壝來。李逵看那第一壇上，立著軍師模樣的一個人，身邊不過三五個兵丁，裡面卻有無數人馬。李逵便望人多處殺進來，早已殺到第三壇。李逵並不曉得什麼陣法門戶，只輪板斧亂斫。那花貂、金莊兩員將官，只看第一壇上史軍師指揮，東驚西馳。李逵看著許多人，卻到一處一處空，心內暴躁，腳步亂踏，不覺跌落一個丈餘深的大泥潭，沒頂的沉下去。花貂、金莊一齊撓鉤搭去。

魯達大怒，輪禪杖直上，召忻早已出馬迎住。鬥到五□餘合，魯達知不是頭，大吼一聲，倒拖禪杖便走。召忻追上叫道：「好漢不要走，走的不算好漢！」魯達大怒，轉身復鬥。召忻復叫道：「你這禿驢，也敢進我第三壇麼？」魯達大罵道：「直娘賊，灑家便殺進第一百壇待怎麼！」禪杖、金鏢重複狠鬥，又是三□餘合，魯達已不覺深入重地。高梁見了，接連三飛刀，這個名色喚做「三花蓋頂」。魯達當不住，又吃絆馬索腳下一絆，便虎倒龍顛的臥在地下。花貂、金莊兩馬齊出，捆捉去了。

武松大怒，輪戒刀直上。召忻迎住道：「好漢休走，且戰五□合再去。」武松大喝道：「我值得走，便和你鬥三百合。」戒刀、金鏢扭合便鬥。召忻兀自抵敵不住，幸武松頸上、肩上受過兩飛刀的傷，所以兩下支住。高梁見了，便輪兩刀來助，叫道：「兀那頭陀，你再戰二□合便准你走！」武松見他二人已乏，料想不能多戰，便抖擻精神力敵二人。不防兩傍壇壝旗門開處，花貂、金莊領兩枝生力軍殺出來，聲聲叫道：「倒要試你這好漢的本領！」武松情知中計，進又不可，退又不甘，勉力招架，吃那四人四般兵器一齊上，殺得眼花繚亂，那武松不覺泰山崩倒，眾人又一齊捆捉去了。那群賊兵，當魯武二人戰時，吃史谷恭用奇兵堵住，所以二人戰鬥被擒，他們都不能上前廝幫。召忻既擒了三頭領，便揮動全軍殺上，那些賊兵沒命討饒，四散逃去。召忻、高梁、史谷恭、花貂、金莊合兵一處，掌得勝鼓回莊。一面差人去蒙陰縣城報捷，並探聽消息。

誰知那知縣胡圖，防禦符立，接著召村初次的報，早已嚇得魂不附體。這日聞得梁山兵馬殺進境內，文武二員抖做一堆。符立道：「莫說救兵路遠，就是朝發夕至，也非長策。今日梁山，明日梁山，嚇也嚇不過。這番來，你我性命必然不保。」胡圖道：「我看這個地方，所謂千年的野豬——老虎的食，看來終為梁山所有，竟不如開城迎接。我們二人為頭，竟投降了他，寬叫他幾句大王，或者強盜發善心，仍舊撈摸個一官半職，也好混混吃用。」符立道：「這也是個正理。但我們吃了朝廷多年俸祿，今朝如此報效，有點過意不去。依我愚見，不如棄官而逃，省了干戈之累。」胡圖道：「足下孤身自在，原可擺脫得開。小弟上有老母，中有賤荆、小妾，還有三個小兒、四個小女，拖著了這一班人，如何逃得？就算逃到他鄉外府，我又毫無積蓄，叨祖上這點廕生，又不能測字，武不能打米，一門老小豈不活活餓死？」符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吾兄開城投降，小弟失陪逃走了。但願吾兄邀蒙新主寵用，調個美缺，小弟也好來打攪打攪。」胡圖道：「多謝金口。」二人計議已定，傳諭開城。符立早已收拾了細軟，帶了一個體己伴當，著了草鞋，腿上添些爛泥，披件破襖，一溜煙的去了。從此活不見面，死不送終。

這裡宋江大隊兵馬方到城下，只見城門大開，並無守備，倒也不解。吳用道：「恭喜兄長，蒙陰到手了。此必知縣投降，獻城迎接……」話未了，牙門軍將帶領胡圖進營，看見宋江坐在上面，隨即跪倒磕了九個大頭，便道：「山東蒙陰縣知縣胡圖，率領合城紳耆百姓，投獻城池，伏望大王洪恩收納。願大王永保萬年！」宋江大喜，正欲查問倉庫戶口冊檔，忽聞報魯達、武松、李逵俱被召村所擒，三千人馬大敗潰散。宋江大怒，便罵胡圖道：「你這廝既有心投降，怎麼叫鄉勇來傷我將佐？」嚇得胡圖魂飛天外。吳用忙叫道：「兄長快不要如此。」便附宋江耳朵道：「兄長快依我如此如此，不特魯、武、李三位弟兄可以生還，而且召村亦可一鼓而擒。」宋江點頭會意，便堆下笑臉，下階扶起胡圖，道：「宋某錯怪長官，休要介意。」胡圖道：「不才下官，蒙大王容納，實為萬幸。」宋江道：「召村係長官治下，如今這我而行，抗不遵命，望長官設法勸諭。」胡圖聽了大驚，弄得擔承又不好，不擔承又不好。吳用接口道：「長官不須疑慮，此刻軍馬哄亂，召村人未必知長官獻城之事。我們將兵馬退了，長官可親到召村，便賺他說敵軍已退，恐其再來，故特來商議。召村人必然不疑。」胡圖沒口的應了。吳用忙叫李俊、張橫上來，與胡圖照了面，又教胡圖留下許多民壯號在，便附胡圖耳朵道：「長官在召村時，若見二人如此如此前來，須如此如此照會。事不宜遲，長官快行。此事若成，定請長官坐第三把交椅也。」胡圖歡歡喜喜飛速去了。這裡宋江將全軍約退三□里。宋江對吳用道：「軍師神算，但此事機括最緊，稍一遲緩，便?大事。」便急忙教李俊、張橫帶了行裝，飛速前去；一面便點張清、龔旺、丁得孫帶領二千人馬隨去。

且說召忻擒了魯達、武松、李逵回莊，端的歡喜得手舞足蹈。教把三人監下，吩咐花貂、金莊把守村口，正與史谷恭商議破敵之策，忽見那去城裡的人轉來，報稱知縣已獻城降賊，召忻大怒。怒猶未了，忽報知縣胡太爺來拜會。召忻在礮樓上大罵道：「背叛庸奴，失心征賊，還敢這裡來渾充太爺！」那來的公人睜起怪眼道：「也，也，也！你是奉法良民，怎麼也罵官長？你聽了那個的話，說太爺背叛？」召忻道：「既不背叛，為何獻城？」公人道：「那個說獻城？現在賊兵已被符將軍殺退，太爺深恐賊兵再來，特來與團練相公商議，怎麼顛倒說出這番話來，到底聽了那個的嚼舌謠言！」召忻停口片刻，便喚過那報信人來問道：「你端的那裡得知太爺投降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方到城邊，賊兵已在城下。那城外的人都說，賊兵未到時，太爺早已傳諭開城，此刻已到賊營投降，無一人不如此說。」那公人接口大喊道：「真是怪事奇事，影響全無！梁山上那個賊軍師詭計多端，我想一準是他布散謠言，離間團練也。」召忻聽了，半信半疑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卻是我們錯聽謠言。」便吩咐開門迎人。待胡圖一進莊門，召忻便吩咐關了莊門，嚴緊把守。一面請胡圖礮樓上坐地，召忻身邊從人都佩帶軍器。

召忻正欲盤詰胡圖，忽見村外無數民壯，雜有逃難百姓，飛也似奔來。胡圖看那人數內，有李俊、張橫，便立起身來問道：「到底怎麼了？」李俊、張橫並一干人齊聲叫道：「不好了！都監相公快請太爺進城商議！」胡圖便叫開門。召忻那裡肯開，還要待盤問，只見那班公人齊聲道：「召團練，著他幾個進來，一問便知備細。」胡圖道：「這幾個民壯，都是本縣心腹，團練開門不妨。」召忻大疑，只見莊外烽煙突起，報知賊兵已到。一個公人早已傳知縣的口號，告知守門鄉勇：「速速開門，收納難民。」那李俊、張橫及眾賊兵一擁而入，張清、龔旺、丁得孫兵馬齊到。鄉勇措手不及，不知所為，吃那李俊、張橫等身邊抽出軍器，攙在鄉勇隊裡混殺。召忻聽了，好似鬥心潑了冷水，心神淆亂，令不及下，莊上大亂。張清大隊已殺進莊門，召忻、花貂、金莊俱從亂軍中逃出性命。召莊門面大破，胡圖已死於亂軍之中。

張清等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只道奉軍師這條奇計，召村可以一鼓而滅，誰知召村裡面還有一座礮樓，依然壁壘莊嚴，槍炮矢石，如麻如林。而且還有一事可惱，錢財糧米，外面絲毫無有。這還不打緊，那魯、武、李三個兄弟，外面也影跡無蹤，料想是監在裡面。只見召忻、花貂、金莊都立在礮樓上，大罵道：「我?中了你奸計，你這班毛賊，休要得意，再敢進來領死麼？」張清大怒，便傳令攻打。那莊上槍炮如撒豆般下來，賊兵打壞了許多，張清遂不敢攻莊。召忻道：「你快回去，叫宋江那老賊來回話！好不好，不好便立宰你那三個賊將，來祭我陣亡的兒郎。」張清氣得不能回話，只得叫龔旺、丁得孫前去報知宋江。

那宋江大隊已進了蒙陰縣城。宋江一月間得了三城，生平大得意事，只待吞滅召村，便要大開慶賀，忽聽得龔丁二人報來的拗口風，氣得三屍神炸，七竅生煙。吳用道：「召村不除，終非長策。這裡且教龔旺、丁得孫鎮守，小弟與兄長親去剿除了他。這裡只防陳希真那廝來管閒事，但他未必聞知得這般快，這事倒是以速為妙。」說罷便留龔旺、丁得孫守蒙陰城，宋江、吳用親統大隊

直到召村，天色已晚。到了次日，宋江親到礮樓邊尋召忻說話。召忻高叫道：「宋賊，你還是來討饒，來尋死？」宋江大怒道：「我把你這村莊洗蕩乾淨，方泄吾恨。」召忻道：「你若要討饒，你須將新泰、萊蕪、蒙陰三縣還了朝廷，好好回去；再端正三萬金珠，來贖你那三個賊將；更另備萬金珠，為我申勃兄弟作祭奠之禮。這是你一向做落的定價，劃一不二，老少無欺。你若要尋死，便快快上來領死！」宋江腦門氣破道：「你早晚必為吾擒，還敢口出狂言！」便傳令攻莊。只見下面槍炮卷上，上面槍炮蓋下，兩邊互有死傷，那座礮樓依然不動。

宋江忍著一肚氣收兵回轉，對吳用道：「這便怎處？」吳用道：「我方才看那莊外九官壇的佈置，這莊內煞有異人。魯、武、李三位兄弟又留在他處，如何是好？」宋江道：「除非暫與他講和，待他還了三位兄弟再說，只是他也要我金珠。那年陳希真這賊道，詐我八萬金珠，至今仇尚未報。那時我還富庶，如今我軍屢次失利，損失器物無數，正是百孔千瘡，如何還辦得金珠。」吳用道：「且設法攻他，如攻得破更妙。」宋江點頭。次日又傳令攻莊。那時天氣清明，風和日暖，火攻水戰都不得用。接連攻了三日，不能取勝，宋江憂悶不已。

那陳麗卿在猿臂寨，接得召村高粱的信，即送交希真開看，知是梁山賊兵連陷新泰、萊蕪，大有兼吞蒙陰之勢，召村兵力不足，望乞兵威，協同剿賊等語。希真道：「梁山賊人如此猖狂，倘若兼有三縣，聯絡呼應，進退便捷，長驅直搗，則登、萊、青、沂皆震動矣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抵椿去不去？」希真道：「且商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既說賊人得了三縣有如此利害，我們該趁早去奪他轉來，方是報效皇上之意。況且高粱嫂送我丫頭，他這般情分待我，我怎好不去幫他。明日孩兒便去，爹爹作速就來。一言為定，孩兒去收拾去了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且慢，就是要去也不是這樣草率的。我點精兵二千，你為前隊，我教你丈夫同了你去。我隨後帶了樂氏兄弟，領大軍在後策應。如此前進，方有步驟。」麗卿道：「好嚇！爹爹今晚點齊兵馬，明日黎明就走。」

次日，麗卿點齊本部人馬，奉了將令，催促玉郎速速起行。不日到了蒙陰縣界，方知縣城已陷，宋江全軍正攻召村。麗卿便對永清道：「我近來聽得你同爹爹講些兵法，我也有些懂得了。你讓我領一千兵，先去試試看。如若弄錯時，你來接應我。」永清道：「且慢，我問你，此去還是先到召村，先攻縣城？」麗卿道：「自然先攻縣城。」永清拍掌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姐姐先請，小弟就來。」麗卿大喜，領一千精兵直向縣城進發。麗卿令軍馬依常演的接官陣，靠後左右埋伏，自己領數騎，直抵城下搦戰。

龔旺、丁得孫在城上望見猿臂寨的旗號，又是一員女將，龔旺便對丁得孫道：「這必是陳麗卿。那年你我在安樂村時，錯疑他會妖法，誰知不是他。今日他單騎來此，你我一同奮勇去捉住他，倒是莫大的功勞。」丁得孫大喜，二人便一同開城出戰。龔旺一馬當先，高叫道：「來者莫非陳麗卿麼？」麗卿更不開口，棗騮馬飛驟衝來，一槍刺中咽喉，龔旺不及提防，受槍而倒。丁得孫大怒，一飛叉標來，麗卿急閃，那飛叉從助下溜過。麗卿驟馬追上，丁得孫急忙飛逃，吃棗騮馬快，追過丁得孫前頭，麗卿回馬邀住。丁得孫手無軍器，忙抽腰刀抵敵。麗卿長槍驟刺，如何當得，吃一槍洞穿而死。麗卿頃刻刺了雙虎，大喜，割了首級，提著笑道：「啐，早知這廝如此不濟，我要想什麼計！」遂揮全軍搶城，賊兵亂竄逃散。

永清聞麗卿得勝，亦領兵前來，兩軍會合，斬獲賊兵無數，一同入城。永清便問麗卿如何得勝，麗卿將前事告知。永清道：「姐姐真聰明絕世，這是誘敵奇計。」而卿道：「我道這不算計。」永清道：「怎麼不是！」麗卿道：「你休要欺我。」永清道：「休管他，這城是你得的，終是你的頭功。」麗卿大喜，盤查宋江兵器。永清出榜安民，分兵把守各門。陳希真、樂氏弟兄大兵已到，永清、麗卿迎接入城。希真備問緣由，永清將麗卿攻取縣城的事說了，希真亦驚喜，正議赴救召村。

那宋江在召村，聞知希真奪了縣城，殺了龔丁二將，宋江大驚道：「這賊道果然來管閒事，怎地來得這般快？」吳用道：「我危矣。若依理，只消退保新泰、萊蕪，他也不能奈何我。只是撒了召村，我那三個兄弟無生還之日矣。」宋江道：「我拚個死，攻這召村何如？」吳用道：「無益也。這賊道來夾攻我，我已難當。更防他按兵坐視，驟乘我疲，我束手待斃矣。」宋江急得面如土色。吳用道：「依小弟只有一著，生死聽之於天。」宋江道：「憑軍師調處。」吳用吩咐全軍退出召村，卻又不退遠，只屯在蒙陰北境。一面趕緊備齊四萬金珠。正在議擬，次日又接得一件緊急的信息，宋江急得小便頃刻失了三次。正是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有分教：半生忠義，頓弄成負義名聲；一世雄威，逼寫出失威盟約。畢竟宋江聞的是什麼信息，又且眼前這樁事如何完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